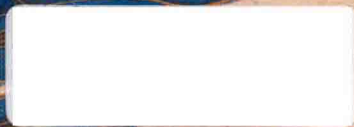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唐悬疑录

# 最后的狄仁杰4

讲述帝国宰相、千古神探狄仁杰最后一年的最后一案

唐隐 著



大唐悬疑录

# 最后的狄仁杰4

唐隐 著

---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悬疑录:最后的狄仁杰.4 / 唐隐著. — 北京:  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02-014594-2

I. ①大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16675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张玉贞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毫米 × 1240毫米 1/32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243千字

版 次 2018年12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9年1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594-2

定 价 4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初捷 / 1   |
| 第二章 | 攻守 / 33  |
| 第三章 | 突变 / 65  |
| 第四章 | 交锋 / 96  |
| 第五章 | 奇兵 / 128 |
| 第六章 | 决胜 / 160 |
| 第七章 | 孤星 / 193 |
| 第八章 | 久视 / 225 |
| 第九章 | 旧年 / 258 |
| 第十章 | 郁蓉 / 290 |

## 第一章 初捷

今天是五月初一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，庭州刺史兼瀚海军军使钱归南照例要登上庭州城楼，巡视城防要害，检阅庭州的防务情形。时值正午，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着，城墙之上满插的旌旗垂挂肃然，并无一丝微风将它们如常荡起。钱归南不觉抬手撩起袍袖，拭一把满额的汗珠，喘着粗气抱怨：“今年的天气太过反常，才刚到五月就炎热至此。”

王迁浑身甲冑站在钱归南的身边，更是热得汗流浹背，他满脸通红地附和道：“谁说不是啊，况且咱庭州往年春季是最多雨的，今年却从冬到春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大雨，几条大河得不到蓄水，连周围的草场都旱得厉害，这样下去，一旦入夏恐怕旱情更甚啊。”

钱归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此时他正和王迁站在庭州城的西城门楼之上，这座巍峨坚实的城楼高近十丈，厚达数尺，是环绕庭州城一圈十六座城楼中，位于正东、正西、正南和正北位置上四座最高大的城楼之一。因每年都适当修缮、保养得当，建于大隋年间的城楼看上去还是簇新的，在正午的艳阳之下熠熠生辉。

青砖砌成的城墙牢固厚重，朝西的侧面设置箭窗，城墙顶端凹凸的雉堞次第排列。城楼重檐歇式的山顶上，楼脊无一装饰，只有仓乌的瓦片垒得整齐密实，反更显气概非凡。在所有西域边关的重镇之中，庭州城的城楼和城墙都算得上数一数二。

这时，钱归南从城楼上探头向下望去，宽达数丈的护城河波光粼粼，但隐约有股秽浊的气息从中散出。这条护城河靠贯穿庭州全城的大河白杨河来蓄水，由于干旱得太厉害，白杨河河水不足，护城河得不到活水的补充，水面上大片大片的腐烂水草，已渐显淤积干涸之状，望之令人不快。王迁看钱归南注目护城河，便凑上前来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钱大人，再这么干下去，护城河恐怕也会……”

见钱归南皱起眉头，王迁赶忙住口，做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。钱归南再度举目西顾，只见莽莽苍苍的大漠平滩，雾霭沉沉、热浪滚滚，正午日照下的沙陀碛之上，好似有一袭黄灰色的天幕，从天顶悬挂而下，将无边的沙漠封锁得严严实实。一时间，钱归南觉得自己有些眼花，恍惚中似有一队黑衣骑兵破幕而出，正自沙陀碛向庭州飞驰而来？钱归南的心一阵猛跳，他赶紧定了定神，聚睛再瞧，幻觉消失了，面前仍然是一马平川的大漠，空荡、肃穆，难以预测。

钱归南咽口唾沫，转头问王迁：“这两天老潘那里有什么消息吗？”

王迁摇摇头：“还没有呢，咱们的信鸽也刚放出去，估计老潘今天才能收到。”他四顾无人，才低声道，“老潘那里还是很有把握的，毕竟编外队都受他控制，他只要把武逊拘押起来就万事大吉了。”

钱归南沉吟着点头：“敕铎的人马大概五天以后可以到达沙陀碛西侧，到那时候，老潘无论如何也该做好了。”

两人一边交谈着，一边沿城楼一侧的石梯缓步而下。纹丝不动的旌旗之下肃立着同样纹丝不动的卫兵，钱归南在城楼底下停住脚步，满意地环顾四周。无论怎么看，瀚海军都是一支相当精干的队伍，庭州城也是一座防务得当的城池，要攻破庭州城，对来自任何一方的敌人来说，都是件伤脑筋的事情，除非……他正颇感得意地想着，突然间平地刮起一阵妖风，漫卷旌旗敲打得旗杆噼啪作响，钱归南眯缝着眼睛望过去，恰好旗帜啪地展开，红色的“周”字宛如一柄利剑刺入他的双目，钱归南吓得浑身一颤，朝后连退几步，亏得王迁伸手相扶，才算没有坐倒在地上。

这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，钱归南刚抚了抚扑扑乱跳的心，空气又凝结不动了，周遭闷热如旧，只是钱归南通体汗湿，却都是冷汗。他再无心情检视，刚想吩咐离开，正前方一名士兵匆匆跑来，递上一封急件。

王迁接过信件一瞥，脸色顿时变了，凑到钱归南耳边，低语道：“钱大人，伊州那边来的……”

钱归南也悚然变色，他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一前一后步入城楼下的偏院，王迁示意两名卫兵把住院门，才随钱归南进到正堂，反手便把门关了。

这边钱归南已经快速浏览了信件，搁下书信，他冷笑一声，对王迁道：“那边等不及了。”

“哦？”王迁转了转眼珠，指指信件问，“在催了？”

钱归南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唔，也不知道沙州那里的战况如何了？”

王迁凑到钱归南的跟前：“钱大人，昨天来的最新塘报不是说还在僵持吗？”

钱归南紧蹙双眉，喃喃道：“情形有些微妙啊。你算算，自默啜进攻沙州到今天已经有半个月了，瓜州、肃州一早就陷落，沙

州却久攻不下，看起来默啜在沙州是无法速胜了。”

王迁拉长着脸不吱声。

钱归南想了想又道：“默啜总以为大周的军队软弱无能、不堪一击，哼，恐怕他还是太轻敌了。当然了，过去这些年来他频频进犯中原，屡次得手，难怪会狂妄至此！”

王迁迟疑着问：“钱大人，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钱归南一甩袍袖，冷笑道：“多亏我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，虽然调动了瀚海军至伊州，却始终按兵不动，静待前线战况明朗，否则现在就很被动了。”

王迁附和道：“钱大人英明！如此说来默啜最后是不是能够得手还真不好说？”

“确实很难说啊……”钱归南深深地叹了口气，“我从来就没相信过默啜能够轻易得手，虽然这次他多方谋划，可谓机关算尽，但大周又岂是能容他人随意践踏的？咳，如今我们只有坚持谋定而后动，不待时机成熟绝不轻易行动，如此方能自保。”

王迁频频点头，又迟疑地指了指刚收到的信件，问：“那这……”

钱归南满面冰霜地回答：“隔一天再回复吧，就说我们还要配合西面的行动，暂时无法分身，需待沙陀殲战役初定以后，才能兼顾到伊州。”

“钱大人，只怕伊州那边不肯罢休……”

钱归南厉声道：“怕什么！除了我谁都指挥不动瀚海军，伊州那边再急也奈何不得我。至于默啜，目下正在沙州泥足深陷，恐怕也顾及不了其他。”

王迁连声称是。

钱归南又在屋子里踱了两圈，若有所思地道：“算日子朝廷也应该收到前线战报了，不知道会有何反应，又会派多少援兵，哪位将领来到陇右道。”沉思片刻，他嘱咐王迁道，“沙州一线的



战事消息必须保持机密，除了你我之外不能透露给任何人。”

王迁抱拳：“请钱大人放心，您都看见了，咱们庭州城内外可是一派和谐安详的气氛，并无丝毫异常。”

“嗯。”钱归南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忽然又想起什么，“哦，前些天我叫你监视袁从英、狄景晖二人，他们情况如何？”

“回钱大人。据监视的人报告，此二人一切正常，袁从英每天从早到晚在巴扎上忙着管理商铺，的确十分尽职。至于那个狄景晖嘛，深居简出的，每日里也就是待在住处抄抄写写，老实得很呢。”

钱归南稍稍松了口气：“嗯，这就好。你要叮嘱他们，一定要处处小心，随着战事加紧，此二人对我们会有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，绝不能出任何差池。”

“卑职明白。”

夜阑人静，月凉如水。宋乾沿着飘散草木清香的小径，匆匆赶往狄仁杰的书房。一路之上，他总觉得周遭宁静如昔的景物，都弥漫着难以言表的凄凉和无措，宋乾的步履虽然急促，心却沉甸甸的，只因明白自己的无能为力后，他越发犹豫不决，不知道下一刻该如何面对那位重压之下的老人。

刚转入书房前的小花园，宋乾便一眼看见园中那泓池水旁的身影，孤独、苍老，但脊背依然挺直如柱，宋乾加快脚步赶到狄仁杰的身边，这才轻轻叫了声：“恩师。”

狄仁杰应了声：“宋乾啊。”没有回头，只注目着夜空中的一轮明月。宋乾也不敢出声，默默地在一旁等待。突然间，此情景让宋乾悚然回忆起不算很久前的一幕，同样寂静的月夜，煎熬中的老人……宋乾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

也许是被宋乾的动静惊扰，狄仁杰如梦方醒地朝他转过头来，

淡淡地笑道：“宋乾啊，你来了。”

“是。”宋乾连忙回答，一时间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，嚅嗫半晌才挤出句，“恩师，您、您何时动身？”

狄仁杰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很快啊，呵呵，三天之后和林铮将军的大军一块儿起拔。”

“啊？”宋乾大吃一惊，“恩师，您……圣上不是委任您为安抚使，待战事初定后再沿陇右道行使安抚之职吗？”

狄仁杰微笑着摇头：“圣上起初是这么定的，但是后来我又去恳求了她，请她允老夫与林将军同时出发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狄仁杰再度翘首仰望晴光灼灼的明月，轻叹一声：“哪怕早走一天，老夫的心也就多安一分，于公于私，这样做都是有益无害的，圣上也就体谅了老夫的心情。”

宋乾道：“恩师，您这片苦心真是、真是……”他的嗓子有些哽住了。

狄仁杰慈祥地看着他，突然正色道：“宋乾，为师要问你件事。”

“恩师您请说。”

狄仁杰微皱起眉头：“现任凉州刺史崔兴，你可与他熟谙？”

宋乾连忙拱手：“恩师，在学生任凉州刺史的五年间，崔兴一直是学生的副手，任凉州长史兼驻扎凉州的赤水军军使，所以学生与他不仅十分熟悉，而且还是好友。”

“嗯，那么这崔兴为人如何？”

“回恩师，崔兴为人精干忠正，疾恶如仇，是个难得的好官员，否则学生离开凉州时也不会大力举荐他接替学生的凉州刺史一职了。”

“嗯。”狄仁杰思忖着，捋了捋灰白的胡须。

宋乾想了想，又道：“对了，崔兴还认识从英呢。”

“哦？真的？”狄仁杰顿时两眼放光，大声追问，“他们怎么认识的？有何渊源？”

宋乾思忖道：“嗯，我就是听崔兴谈起，从英十多年前在凉州从军时，与崔兴打过几次交道，因此崔兴对从英有些印象。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狄仁杰又问，“那么崔兴可曾与你谈起过，他对从英的印象如何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？”

宋乾笑了：“崔兴说从英那时候还不到二十岁，几乎是个孩子，但人很聪明，相当能干，就是有点儿傲气，呵呵，总之印象挺不错。”

狄仁杰如释重负：“那就好，那就更好办了。”他正对着宋乾，神情十分严肃地道，“宋乾啊，既然这样，为师就要托你办件要紧的事。”

宋乾躬身道：“恩师尽管吩咐，学生当万死不辞。”

狄仁杰摆了摆手：“没有那么严重，不过是请你想办法给崔兴带个口信过去，记住，是口信，找你和崔兴都认识的属下带过去，你身边应该有这样可以信得过的人吧？”

“当然有。只是这口信的内容？”

狄仁杰长吁口气，道：“这次陇右战事，圣上的安排想必你都听说了。姚崇举荐的前军和后军将帅都很妥当，只是钦差人选大有奥妙。”

宋乾压低声音道：“听说是高平郡王武重规？”

“嗯，”狄仁杰紧锁双眉道，“这是绝密的任命，朝廷中只有阁部的官员才能知晓。但是宋乾啊，你可知道姚崇为什么要推荐武重规担任这个钦差？”

宋乾字斟句酌地回答：“武重规现任鄯州刺史，而鄯州离陇右道上的战场最近，让他担任钦差主要是出于路途近便的考虑吧。”

“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见宋乾满脸疑惑的样子，狄仁杰这才将袁从英发来军报，以及昨天夜间发生在观风殿上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他说了。宋乾听得出了一身冷汗，此刻才算明白狄仁杰莫大忧虑的真正原因。

狄仁杰继续道：“武重规是圣上的亲侄子，过去在河北道战事时曾与老夫有过嫌隙，由他来担任这次陇右道钦差之职，彻查从英所发军报中举报的案情，一来可以让圣上完全放心；二来也可以封住所有对我不利的口舌，姚崇可谓是用心良苦啊。”

宋乾迟疑着道：“唔，但学生听说高平郡王为人相当残暴，恐怕……”

狄仁杰神色一凛：“你说得没错。宋乾啊，姚崇出此一策，其实就是所谓的丢卒保帅。哼！”他的声调突然变得无比凄怆，“姚崇要保的帅当然是本阁，而那个被丢弃的卒子，就是袁从英！”

宋乾浑身一颤，大气都不敢出。狄仁杰脸色苍白，声色俱厉地道：“伊州和庭州的事实真相如何，目前我们谁都不知道。但无论怎样，袁从英劫夺朝廷飞驿，越级传递军情，私告朝廷四品大员，都已犯了我朝大忌。即使最后能够证明他所报的军情属实，也很难完全赦免他的罪过。而此刻假如有人利用我和袁从英的关系大做文章，再把朋党斗争也夹缠在里面，那不仅伊州和庭州的真相难以查清，就连我也会被牵扯进去，受到掣肘，对战局的发展极为不利。”

宋乾倒吸口凉气，喃喃道：“我明白了。所以姚尚书举荐与您不和的武重规当钦差，这样不论查出的结果是什么，旁人都无话可说。”

狄仁杰颌首道：“最重要的是，圣上那里也能交代得过去。但是你想，以武重规和我的关系，到时候他会善待从英吗？”

宋乾低下了头，狄仁杰的声音嘶哑得愈发厉害了：“姚尚书可以为了大局不顾袁从英的死活，可是我不能……宋乾啊，我、我

于心难安，我的心痛啊！所以宋乾，你必须帮我这个忙。”狄仁杰说着，颤抖地一把抓住宋乾的手，艰难地道，“崔兴是前军大总管，负责收复失地、驰援沙州。沙州与伊州临近，崔兴只要解了沙州之围，就有机会见到借道吐蕃、迂回伊州的武重规。宋乾，你务必传我的口信给崔兴，让他一旦晤面武重规，就想设法阻止武重规对袁从英草率定罪，一切待林将军和我到达陇右道以后再作定夺。”

“这……”宋乾迟疑着，“恩师，学生传信过去是没问题，可武重规此人刚愎自用，又残暴无状，崔兴说话不一定有用啊……”

狄仁杰连连摇头，几乎吼起来：“有用的，一定有用的。无论如何也要试试看，拖一天是一天，你懂吗？”

“是，是，学生立刻就去办！”

宋乾几乎是跑着离开了。狄仁杰一动不动地站在池塘边，夜寒侵骨而入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。水中明月的倒影悠悠摆动，曾经有过的心痛、那分外熟悉的心痛再度袭来，令他呼吸艰涩。狄仁杰下意识地抬手捋须，才发现自己在外边站了大半夜，满把胡须都沾染了露水，湿漉漉凉涔涔的。

“大人。”

耳边响起一声熟悉的呼唤，狄仁杰微笑应答：“啊，从英……”猛地，他清醒过来，看了一眼站在面前丝毫不动声色的沈槐，狄仁杰在心中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自去年十一月起，自己都在努力避免犯这个错误，没想到终于还是在今夜发生了，也罢，叫错了就叫错了吧，或许早该如此。

狄仁杰背过双手，注视着池塘中轻轻摆动的月影道：“沈槐啊，刚才我和宋乾的谈话，你都听见了吧？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

狄仁杰仍然背对着他：“对这件事情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沈槐相信，大人所有的决断都是正确的。”说这话时，沈槐的脸躲在树荫之下，黑乎乎的，表情模糊。

狄仁杰似乎微微一愣，半晌，才语气平淡地道：“沈槐啊，有些时候连我都听不出来，你说的究竟是不是真心话。”

沈槐对答如流：“大人，沈槐不敢虚言。”

狄仁杰的脸上不觉浮起一丝笑意，接着又问：“哦？那么你倒说说，老夫让宋乾给崔大人带口信的办法，能奏效吗？”

沈槐微躬抱拳：“大人对下属的拳拳之心令沈槐感动。当然了，大人这么做只要能求得心安，就是值得的。”

狄仁杰猛然转身，紧盯着沈槐的眼睛：“说得好啊，沈槐！”

沈槐略低下头，又说了一遍：“大人，沈槐不敢虚言。”

狄仁杰目不转睛地看着沈槐，对方始终低头，避免与他的视线接触。终于，狄仁杰长吁口气，沉声道：“沈槐啊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认为我冷酷无情，为了大局，也为求自保，而置他人于罔顾，你有些兔死狐悲的感伤，本阁完全可以理解。沈槐啊，今天我还可以很坦白地说，这也并不是我第一次牺牲袁从英……不过，有一点我可以保证，世上只有一个袁从英，我再不会像对待他一样对待任何人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自己会遭到和他相仿的命运！”

沈槐仍然低着头，一声不吭，牙关却因为咬得太紧而酸痛不已，今夜是个转折吧？就算竭力伪装、拼命维持又能如何？那不过是个幻影罢了，多么可怕的虚伪……

微微的清风拂面，狄仁杰稍稍冷静下来，他叹息着拍了拍沈槐的胳膊：“老夫今天心情很差，沈槐啊，你不要计较。三天后就要出发，还有很多准备要做，你就乘着今夜回去关照一下，和你那堂妹道个别。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

沈槐刚要离开，狄仁杰又叫住他：“哦，还有一件事。因为陇

右道战事正酣，老夫又充任了安抚使，本次制科考试只好延迟，待得陇右大捷之后再定考期。你去告诉杨霖一声，让他安心在府中温习功课，静待开考便是。”

沈槐点点头，犹豫着问：“大人，您不见他？”

狄仁杰又叹了口气：“老夫这些天心绪太乱，只怕杨霖见了老夫反而忐忑，倒影响了他迎考的心情，还是不见了吧。”

从沈珺居住的小院里，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僻静小巷中传来的敲更声，“梆、梆、梆……”那声音单调而无奈，将不眠的夜晚点缀得愈加凄惶。

“三更了。”沈珺抬眸轻叹，她的肤色比之前在金城关时要白皙很多，大约是成天深居简出又不需辛苦劳作的缘故，脸庞也稍稍丰腴了些。在炎炎红烛的映照之下，这个当初朴素耐劳的乡下女子，如今已展露出些许温柔端庄的大家闺秀风韵。只见她一头乌发挽了个家常的发髻，松散的发辫随意垂下，正掩在藕荷色的披纱上，披纱下银白团花的抹胸，随着她的呼吸轻柔起伏。

此刻，沈珺侧坐在床边，微微弯腰伏在一件水白丝绸的男子里衣上，刚刚收拢最后一个针脚，在唇边咬断丝线，她抬起头，微笑着道：“总算赶完了，你过来试试。”

沈槐自桌边站起，默默走到床前，这屋里有些闷热，沈槐也是一身的家常打扮，只穿着黑色的里衣里裤，外袍早就脱下挂在床边的架子上。看到他走过来，沈珺先搁下新衣，伸手过来帮沈槐解开束衣的绸带，熟练地往下一褪，沈槐强健端正的身躯就在她的眼前，沈珺的脸不由自主地微红了一下，俯身去拿白色绸衫，刚回过头来，便被沈槐一把搂入怀中。

“先试新衣啊……”沈珺勉强说着，声音几不可闻。

她的脸靠在男子的栗色肌肤上，急促的呼吸惹得沈槐一阵发

痒，于是他轻轻将沈珺推开，有点儿好笑地看着她面红耳赤的样子，轻声道：“你不会吧，居然还害羞。”

“我……”沈珺显得更加局促了，沈槐用宠溺的目光自上而下爱抚着她，随后接过新衣，自己套上。

沈珺朝后退了一步，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，又上前给他系牢绸带，再看了一遍，才松了口气道：“看上去还合适。哥，你觉得呢？”

沈槐无所谓地回答：“好啊，挺好的。反正我所有的里衣都是你做的，这么多年早穿惯了。”

沈珺抿了抿嘴唇，嘟囔道：“怎么能一样呢，这回我是去南市的绸布庄买的最好的绸料，裁剪的新方法也是何大娘教给我的，还有刺绣，虽然不多，可都是向何大娘学的绝活，与以往的那些绣活是不一样的……”

沈槐不觉又笑了，忙道：“好，好，确实很不错，我的阿珺越来越能干了。”说着，他一把拖过沈珺，顺势坐在床边，让沈珺依偎在自己的怀中，在她的耳边轻声道，“三天以后我就要出发了，出发前都会很忙，估计没时间再来看你，你要自己保重，等我回来，知道吗？”

沈珺不说话，只微微点了点头，更紧地靠在沈槐的胸前。沈槐捏了捏她的手，叹息道：“你看看，这半年来不做粗活，手就细润了许多，还是这样好，以后就绣绣花裁裁衣吧。”

“其实我还是喜欢做活的……”

“嗯。”沈槐又想起什么，微皱起眉头道，“怎么，那个何大娘还打算在咱们家长住下去了？”

沈珺轻声道：“哥，何大娘没找到儿子是不会死心的，怪可怜的，就让她住着吧，也没什么麻烦。她平日里料理杂活，教我些女红，你不在时给我做个伴，挺好的。”



沈槐脸上阴云稍散，点头道：“也罢，我这一走起码要一个多月，你一个人住我也不放心，就权且留下她，等我回来以后再说。”

沈珺以手抚过他的前胸，轻叹着问：“哥，我来了洛阳之后，你总是忙忙碌碌的，每天也和我说不上几句话，这回又要走那么长时间……哥，你是要随狄大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吗？”

沈槐的下颌绷紧了，正色道：“嗯，这回是要去陇右道，咱大周最西最北的地界了。”

沈珺直起身，眨着眼睛看沈槐：“西北？比兰州、凉州还要西北吗？”

“比兰州、凉州还要西还要北，是西域边境了，肯定要去肃州和沙州，说不定还会去伊州、庭州……”

沈珺点点头，慨叹道：“那么远？狄大人这么大年纪的人，真是太辛苦了。”

“哼，辛苦？他心里巴不得去，又怎么会觉得辛苦！”

沈槐语调中的讥讽和怨气让沈珺很感意外，不觉困惑地看了他一眼，又喃喃道：“哥，你这次跟着狄大人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不会有危险吧？我有点儿担心……”

沈槐不在意地回答：“能有什么危险，朝廷三品大员替天巡狩、安抚百姓，辛苦是会的，危险绝谈不上，就算是去打仗，也轮不到我们出事。”

“噢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”沈珺略松了口气，嘴里兀自讷讷道，“西北、庭州……哦！”她突然眼睛一亮，忙问，“哥，我记得狄大人的三公子和那位袁先生，他们就是去的西北、庭州，对吗？”

沈槐脸色阴沉地点了点头。

沈珺没有注意到他的神情，更加喜悦地道：“对了，还有梅先生，好像也是去那里，哥，这回你都能见到他们吗？”

沈槐哼了一声，沈珺这才发现他神色不对，纳闷道：“哥，你